

上海市民文化节启动五大赛事 多维度记录百姓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

本报讯（记者李婷）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上海市民文化节同时启动了五大赛事，记录百姓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通过“改革开放40周年”知识大赛、市民写作大赛、新诗创作大赛、市民艺术大展和上海市民生活变化大展这五大赛事，市民可广泛参与分享亲历40年伟大变化的记忆。

“中国这4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百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也最能打动人。我们希望市民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这一个个鲜活的小故事串起来，便是一部动人的改革开放史。”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萧烨瓊说。

“改革开放40周年”知识大赛答题系统将于5月2日正式上线，市民可通过上海市民文化节官网官微、“文化上海云”等平台上网答题。此外，该大赛还将精选50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图文形式做成微展览，让更多人了解改革开放40周年发生的深刻变化。

写作大赛以“上海城市记忆40年”为主题，通过“名家带你读懂40年”“市民写作见证40年”两条线索讲述上海故事。新诗创作大赛邀请市民用诗的语言，描写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和城市相关的人物、事件、景色、建筑、情感及未来等。市民艺术（美术、书法、摄影）大展，则运用色彩、笔墨和影像等形式，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浦东开发开放28年以来发生的可喜变化。当天，“云上市民文化节”发起的上海市民生活变化大展也正式上线，鼓励市民通过网络，用图、文、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呈现改革开放40周年的点滴生活。市民文化节后续还将与上海市总工会联合推出“40行”，选择上海40个行业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影像和讲述的方式记录40行40年的变迁。

启动仪式上，“苏州河书房”项目同时启动。这是基于区图书馆、街道图书馆两级图书馆之外的特色书房。普陀区将通过3年时间，逐步形成“一个河畔（苏州河畔）书房、若干个片区的社区书房、一批书柜式迷你书房”的物理空间格局，打造便利、共享的阅读体验新空间。与图书馆不同，“软件”设施将是它的建设重点。据统计，目前上海市作协会员中，约有200人生活在普陀区，为凝聚文学人才，“苏州河书房”将培育苏州河书房读书会、苏州河作家联盟以及苏州河阅读沙龙等三大阅读品牌，让脉脉书香浸润市民心灵。

前天，上海市民文化节还在普陀区图书馆一楼大厅推出了“海报里的40年”主题展，展出的艺术家杨克山、何多俊、杨可杨等创作的海报作品，以视觉化形式展现这40年的时代风尚和重大事件。

从民乐发展史中我们能窥得，文化的弘扬不能死守传统，还需吸收外来精华，并且面向未来。葛剑雄认为，“传”和“承”其实要分开思考。从“传”的角度看，首先是要将音乐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尽力保存下来。而对“承”来说，则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思考如何使它在今天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继承传统文化要考虑怎样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呈现方式。“好比全本昆剧《牡丹亭》不删减地演下来得要三天三夜，而青春版、精华版《牡丹亭》的出现，则对昆曲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原版也应该被悉心守护。”

作为“2018思南赏艺会”的首场活动，在讲座结束后，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周韬，二胡演奏家陈艳、卢璐，青年扬琴演奏家曹蕴带来《二泉映月》《听松》《葡萄熟了》《赛马》《汉宫秋月》《新翻羽调绿腰》《江河水》《十面埋伏》等民乐名曲，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2018思南赏艺会”将持续举办八周，于每周日下午两点在思南公馆举行。每期活动将邀请文艺名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通过演出、体验、导赏三个环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感和趣味。

当我们谈论民乐发展史时， 我们思考的是传统文化的未來

“2018思南赏艺会”首场活动在沪举行

■本报记者 姜方

从西楚霸王垓下闻“楚歌”，到刘琨夜吹胡笳击退五万匈奴军队，中华历史曾留下不少音乐轶事。在人头攒动的思南公馆中，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日前开讲“民乐与历史人文地理”。中华传统民乐是在人口的迁徙流动，以及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与创新中，向全世界发出了金石之声。葛剑雄说，这也给今天我们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启示——既保留和尊重已有传统，又不忘吸收多元文化的精髓，同时让年轻一代能够接受，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海上生民乐》演出照。

（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越是没有文字、生活相对简单的民族群体，越具有比较高的音乐、舞蹈水平。论起歌舞的表现力，汉族可能会排在中国56个民族中比较靠后的位置。”葛剑雄说，人类总要宣泄自己真挚的感情，汉族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发明了颇为复杂的文字，所以能以文字抒情。倘若一个群体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很简单，他们会通过声音和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时间长了，其音乐、舞蹈、乐器就越来越有感染力，也更易传播。“中原地区的音乐起初较为单一，比如青铜铸就的编钟会在某些仪式性

的场所演奏音乐，从钟鸣鼎食这个成语中也可见一斑。但随着与少数民族不断接触，其音乐、舞蹈、乐器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葛剑雄举例，早期中原传统舞蹈服饰往往是宽袍大袖，而胡人在舞蹈时穿着紧身服装，能够尽显人的肢体之美。

同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至中原地区的还有多种乐器。二胡、琵琶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所谓二胡就是胡琴，顾名思义为胡人拉的琴；尽管琵琶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但今天的琵琶其实是从中亚一带传来的中西合璧的产物。然而，经过长期流传与发展，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并深受人们喜爱。

从民乐发展史中我们能窥得，文化的弘扬不能死守传统，还需吸收外来精华，并且面向未来。葛剑雄认为，“传”和“承”其实要分开思考。从“传”的角度看，首先是要将音乐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尽力保存下来。而对“承”来说，则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思考如何使它在今天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继承传统文化要考虑怎样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呈现方式。“好比全本昆剧《牡丹亭》不删减地演下来得要三天三夜，而青春版、精华版《牡丹亭》的出现，则对昆曲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原版也应该被悉心守护。”

作为“2018思南赏艺会”的首场活动，在讲座结束后，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周韬，二胡演奏家陈艳、卢璐，青年扬琴演奏家曹蕴带来《二泉映月》《听松》《葡萄熟了》《赛马》《汉宫秋月》《新翻羽调绿腰》《江河水》《十面埋伏》等民乐名曲，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2018思南赏艺会”将持续举办八周，于每周日下午两点在思南公馆举行。每期活动将邀请文艺名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通过演出、体验、导赏三个环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感和趣味。

从民乐发展史中我们能窥得，文化的弘扬不能死守传统，还需吸收外来精华，并且面向未来。葛剑雄认为，“传”和“承”其实要分开思考。从“传”的角度看，首先是要将音乐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尽力保存下来。而对“承”来说，则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思考如何使它在今天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继承传统文化要考虑怎样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年轻人所能接受的呈现方式。“好比全本昆剧《牡丹亭》不删减地演下来得要三天三夜，而青春版、精华版《牡丹亭》的出现，则对昆曲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原版也应该被悉心守护。”

作为“2018思南赏艺会”的首场活动，在讲座结束后，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周韬，二胡演奏家陈艳、卢璐，青年扬琴演奏家曹蕴带来《二泉映月》《听松》《葡萄熟了》《赛马》《汉宫秋月》《新翻羽调绿腰》《江河水》《十面埋伏》等民乐名曲，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2018思南赏艺会”将持续举办八周，于每周日下午两点在思南公馆举行。每期活动将邀请文艺名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通过演出、体验、导赏三个环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美感和趣味。

拆掉不必要的梁柱 给国画更大的空间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

本报讯（记者范昕）今年86岁、有“中国现代水墨之父”之称的刘国松正在筹划一个水墨概念艺术大展，希望让人们看到水墨概念能够渗透、抵达的方方面面。近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水墨有太多值得拓展的方面，画室就是实验室。”

“国画其实很了不起。我曾经被宋代理梁楷的一幅《泼墨仙人图》所震撼，原来13世纪中国的写意风格已遥遥领先西方艺术六百多年。可惜在此之后，国画就有些固步自封，多少人认为无笔墨不国画，有的还强调国画只能用中锋。”刘国松告诉记者。

之所以在学院名称里冠以“当代”二字，用“水墨”替代“国画”，正是为了去陈出新，把水墨的概念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中国水墨艺术的探索中来。

即将出任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的旅美艺术家、加州大学教授石墨告诉记者，以往国画的教学都是以临摹为主的。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则将变临摹教学为实验教学，鼓励学生们不断探索新的技法、材质。

“美院培养的是艺术家。什么是艺术家？不是个个画得和老师一个样，作品一旦把签名盖起来让人分不出谁是谁。艺术家要的是辨识度。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哪有什么可以照搬的艺术创作模板？”石墨直言。刘国松补充：“传统美术教育有些像金字塔，先求好再求异，但结果有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在我们这里，不妨先求异再求好，一开始就画得与众不同，再反复练习，把它画得更好。”在他看来，新学院的画室不是复制绘画的工厂，而是创造个人风格的实验室，学生们在这里不必胸有成竹，但求画若布帛。展览将以艺术作品说话，把水墨从宣纸上拓展到影像、装置艺术等更广阔的领域，让人们看到哪怕是油彩作品也能化用水墨概念。

刘国松看来，中锋只是国画诸多表现技法之一，而国画不能仅局限在一种技法。他曾用了甲子子的艺术实践创新中国画，最终提出放弃中锋甚至放弃笔墨语言。“所谓的笔，不就是点与线吗？所谓的墨，不就是色与面吗？这些绘画基本元素不但可以用传统的笔墨皴法做到，用现当代的很多技巧同样可以做到，甚至能达到更丰富多采的画面效果。”他直言，像“巨蛋形”建筑一样，拆掉那些不必要的梁柱，将给予中国画更大的空间。

刘国松即将以院长身份坐镇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成立的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这个学院意味着传统美术学院在教学改革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今年9月将迎来首届本科新生。在这里，一切条条框框都可以打破，任何创新探索都被鼓励。

海派话剧《长恨歌》回归舞台

本报讯（记者董薇菁）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长恨歌》今晚起献演上海大剧院。该剧根据作家王安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首演于2003年，深受观众喜爱，成为15年来的保留剧目。首演至今，《长恨歌》复排多次，每一次都是不断“升级”的过程。

具，她“落魄”寄身平安里时使用的竹壳热水瓶、面盆架子和马桶箱，甚至“打麻将”那场戏中被反复甄选的老式骨牌和包麻将用的美军军用毯等，都是记录人物境遇的物件，串起了一个时代的旧痕遗梦。

小说《长恨歌》曾获得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40年的情爱史，其中也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2000年初，编剧赵耀民主动请缨，计划把这部海派小说搬上话剧舞台。上话当即与王安忆联系并取得话剧的改编权，王安忆欣然答应，力邀苏乐慈担任导演。对编剧赵耀民和导演苏乐慈，王安忆非常信任，对改编很少发言。2003年，话剧《长恨歌》首演，对创作实验话剧得心应手的苏乐慈，面对《长恨歌》却摒弃了一切先锋手法，尽力忠实还原。小说对城市的时代风情有大段描写，受制于话剧舞台无法展开，因此话剧舞美在道具上格外强调“做旧”的质感。王琦瑶“出道”时栖居的爱丽丝公寓里那精致奢华的核桃木家

该剧重要的“转变”发生在2016年，剧组下了一个狠心，将话剧《长恨歌》从文本到舞美全部推翻重来，并调整演员，由朱来扮演王琦瑶。此次新一轮的演出，舞台美术更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在国内知名舞台美术设计刘杏林手中，呈现更为精致哀伤的语汇。刘杏林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王安忆的忠实读者。他努力营造典雅、华美却又暗藏破败颓废的氛围，极力贴近“余光暗淡，心怀热烈”的作品气质。新版《长恨歌》依旧由三幕组成，其中第三幕是整部作品戏份最重的地方，是剧本的着力点，也是改动最大之处。这时候王琦瑶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了，如何在这一幕中，让王琦瑶既“雅”又“俗”，如何彰显出她值得同情又是个有着悲剧性缺陷的人物，这是这一版改编最用力的地方，据悉改编获得了王安忆的认可，她说话剧的呈现“比过去完整了”。



2016年的演出中，王琦瑶新的诠释者朱来大获好评。（上话艺术中心供图）

第二届特殊儿童艺术启发论坛在沪举行

将更多特殊儿童送往戏剧大海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戏剧究竟能为特殊儿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特殊儿童艺术启发论坛上，为特殊儿童排演戏剧24年的英国班布洛剧团主创，与国内相关研究医疗专家、教育学者、特殊儿童家长代表，共同探索这一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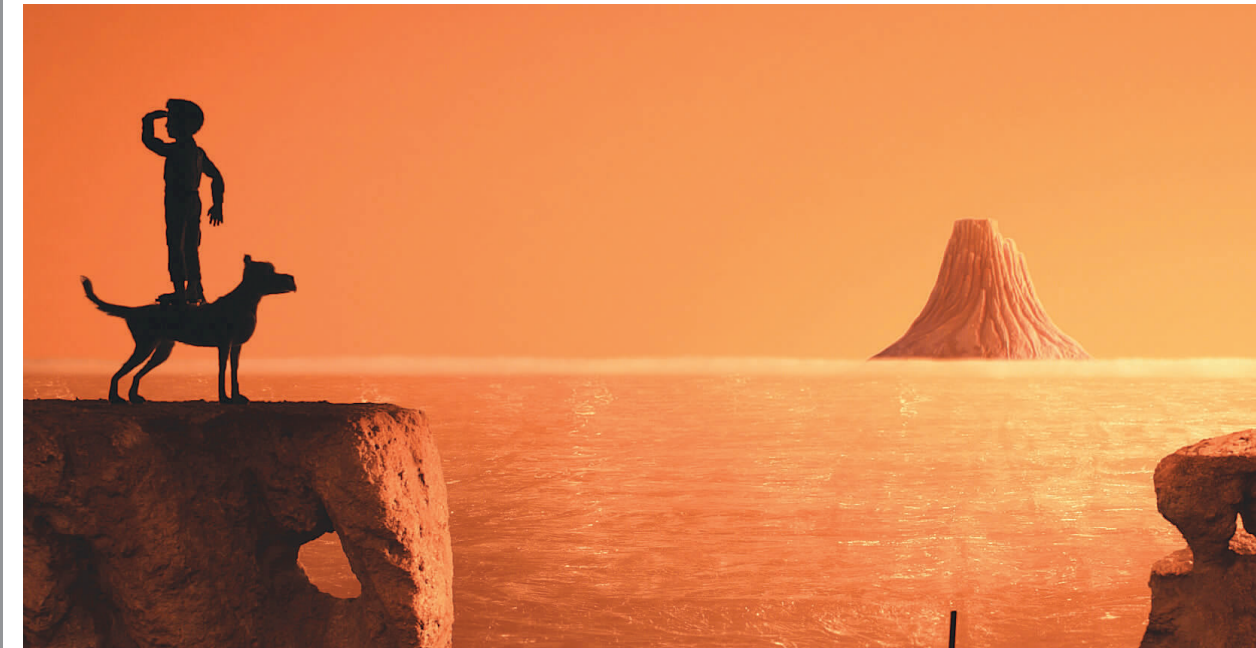
制止他们。

戴维斯说：“走进剧场，是这些特殊的孩子走近这个世界的重要一步。”从事特殊儿童研究教育的专家也认为，戏剧对特殊儿童接触社会有着正面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杜亚松表示：“特殊儿童缺乏安全感，对于陌生环境适应程度会弱一些。戏剧能使他们忘记不愉快的体验，更快地稳定情绪，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周围的陌生人和新鲜事物。”

针对特殊儿童的戏剧对国内观众或许还有些陌生，但班布洛剧团已坚持排演24年。过去两年间，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引进了他们为自闭症儿童制作的《暴风雨也不怕》，以及给唐氏综合征和脑瘫儿童观看的《可爱的农庄》《温柔的巨人》。尽管一场戏只能服务几位小观众，却给孩子和家长留下深刻的印象。演员或温柔地弹琴唱歌，或摆弄着手中的纸片、塑料袋模仿自然现象。小观众从尖叫、不安，到慢慢享受其中，甚至能与陌生的演员互动。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总经理梁晓霞难忘家长与戴维斯的一段对话。家长感慨：“你们的演出很好，但是一次四个演员只演给六个孩子看。孩子开心一天后，回到家后就感受不到这种快乐了，有什么意义呢？”戴维斯讲述了一个关于海星的故事。涨潮时被冲上海滩的海星，如果滞留海滩的话会被太阳晒死。英国的海滩边一位老人弯腰捡起，一个抛回大海。面对“有什么意义”的疑问，老人家举起手中的海星说：“此时此刻，我的行为，对这只海星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故事便是梁晓霞发起“海星之愿”计划的缘起。未来，剧场不仅将继续上演针对特殊儿童的剧目，还将把这些剧目本土化，让国内更多的特殊儿童受益。

能让特殊儿童产生信任甚至互动的秘诀是什么？剧团艺术总监克里斯多夫·戴维斯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放松”，第一时间就通过音乐、表演向踏入剧场的孩子传递一个信息，“非常欢迎你们，你们不需要做什么，就来看看，探索一下”。戏剧进行中，演员会鼓励孩子自由地玩耍和探索，甚至是模仿他们的动作，而不是



影片《犬之岛》剧照。

快 评

悬崖上的浆果，甜蜜又危险

——评热映新片《犬之岛》

张 冰

一直以来，我把韦斯·安德森看作是在电影世界里玩耍的孩童。他撑起一团团红橙黄绿的彩泥，趴在地上独个儿建立天马行空的王国。他的彩色小房子建筑得一丝不苟，态度呢，却依然是恶作剧的，孤独，快乐，狡黠，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暗搓搓地使个小坏。比如在《犬之岛》里，他就大胆地让狗狗讲英语，而仅仅部分翻译人类讲的日语，这样，观众在观看时不自觉地认同了狗的视角，可大家都还特别高兴，没有谁觉得被冒犯。网上有观众就说，观看过程中电影院里一片此起彼伏的小狗叫声，小孩全部沦陷。韦斯·安德森的口袋里还塞满了电影大师的典故，把这些糖果悄悄埋伏在每块砖每片瓦里，观众一遍遍按图索骥寻找糖果，找到一颗，就心照不宣地大声特嗨。懂的人佩服他才高八斗，不懂的也不妨碍乐呵呵地在乐园游荡。所以这演技也是孩子气的，煞有介事，却没有曲高和寡的高冷。

也只有他，能在垃圾成堆的犬之岛上开出一片乐土。你可以说这是他的恶趣味，也不妨说是他的智慧。当代散文家张宗子曾讲过一个禅宗故事，有一人在野外遇到老虎，被迫到悬崖之上，攀藤欲下，却发现山崖下有另一只虎在等他，正在这时，又有老鼠来咬他攀着的藤条。生死存亡之际，他忽然发现崖壁上长着一枚鲜红的浆果，便伸手摘下放在嘴里，忍不住叹道：好甜！在禅宗那里，这是当机不让的从容，在散文家笔下，这是不放弃每个机会享受人生的潇洒态度，而在《犬之岛》里，这悬崖上的浆果被摘取，恐怕只是因为小孩子嘴馋而已。

12岁的小男孩降落在犬之岛，和流浪狗“首领”一起去寻找男孩曾经的护卫狗点点。和安德森那些面色苍白、少言寡语的男主角相似，小男孩也是个怪胎。严峻的任务摆在面前，同行的其他四条狗被分流到焚化炉的轨道上前途未卜，小男孩却被路边废弃的滑梯吸引，玩心大发。拿手比划一下自己的身高，尚不

到限制标准，于是任“首领”在前头焦急地等着，小男孩赖着不走，就是要玩，任性地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滑下来。这种时候反而是韦斯·安德森的电影里的认真时刻，已经是生死关头，可是不管，就是要玩。任什么也阻挡不了一个孩子玩滑梯的决心！

这个情节有力地论证了电影开头狗狗们的观点：“有谁不喜欢一个12岁的男孩呢，那可是小狗的最爱！”狗和小男孩的关系，延续了韦斯·安德森电影里最擅长处理的主题：从疏离到亲切的人际关系，从被抛弃到回归的成长故事。小男孩的父母死于车祸，把男孩从冰冷的病床上唤回人间的，是守卫狗点点耸着粉色鼻尖，伸出舌头，控制不住的一舔。随着犬流感的爆发，点点被装在笼子里投放到犬之岛，小男孩不离不弃前来寻找，等他找到点点时，狗已经在犬之岛上成家立了业，有了自己的狗生，于是点点将守卫男孩的任务移交给自己的胞弟“首领”。这也意味着首领和人类社会的

和解，一只曾经桀骜不驯、拥有独立意志的流浪犬和人类成为了朋友。

《犬之岛》线索繁多，政治阴谋的部分颇费周章，但交代得差强人意。不知为何，当韦斯·安德森要扳起面孔讲述政治寓言的时候，总让人感觉这是一个调皮的孩子憋着坏在装大人。这是一部塞满了想法的电影，那些充满寓意的小零件金光闪闪，可以被观众无限地解读下去。然而倘或真的要严肃地讨论这些议题，电影能提供的信息看似繁多，实则又太简略，太粗糙。说到底，人类对犬的爱是有限度的，当有可能威胁人类的犬流感爆发之际，绝大多数的人类都选择了抛弃爱犬。所以，以这部电影去一本正经地讨论人与狗的平等，不是不可以，却多少显得迂腐。男孩的找寻重新构筑起人和狗的友爱世界，不过这个故事若被继续解读下去，早晚会被抵这个恐怖的真相：孩子们建立的新政府是对小林政府的戏仿，但这戏仿并没有构成对小林政府的解构，相反却引发了成年观众的联想——是不是也会存在镇压猫的猫之岛？因此，影片选用了狗的视角，却没法扫除人类的自恋；是拍给孩子看的动画，却保留了成人的恐惧。成年观众摇摆于这样的观感之中：一方面这是“这很严肃”的政治寓言，一方面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童真。《犬之岛》很幽默，可那种若无其事也很残忍。韦斯·安德森似乎并不担心他的观众会掉进精神分裂的大坑里去。

和那些精致的细节相比，《犬之岛》给我冲击力最大的，是那个巨大的垃圾场。肮脏、冰冷，没有任何价值却又无所不包，从地形上看，那就是被轰炸的广岛，被抛弃的废墟。垃圾场是人类过去，也是未来，是战争，是毁灭，是终点，也是起点。韦斯·安德森放弃了标志性的高饱和度色彩，选择在灰蒙蒙的垃圾场上展开整个故事，不能不说是需要极大的想象力的。就这一点而言，选用垃圾场的意象也如同伸手去采摘悬崖上的浆果，甜蜜而危险。（作者系影评人）